

# 林檎：上灵所贵，下土希逢

文 / 马俊江



诗人戴望舒写诗也译诗，而且译得非常好。1932年，他翻译了法国诗人果尔蒙的《西莱娜集》，一本很小的诗集，总共有十一首诗。书比人长寿，六十年后，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乡村读到这组温柔的小诗，那时，译诗的诗人已离世四十多年，写诗的诗人离世更久，已经有七十多年。读过了，也就记住了诗里的温柔，同样忘不掉的，还有诗里的植物。

学者们说果尔蒙是现代派诗人，我倒觉着他像古典诗人，爱用植物写爱情。比如《果树园》，诗人喃喃地说着：“西莱娜，你将是我的果树园和我的林檎树。”林檎是什么树？我读时不求甚解，当时只以为这棵诗意的树是外国树。直到年龄稍大，开始读点中国的古书，在书里又遇见林檎，才知道，果尔蒙的这棵诗意的树，在中国是种古老的树。

晋人郭义恭著《广志》，书里说：“林檎，似赤柰子，亦名来

禽。”柰，是苹果的古名，也就是说，林檎的样子像红苹果。而且，书里还写了林檎或者“来禽”得名的缘由：“味甘，熟则来禽也”——枝头的果实味道香甜，成熟时引得众鸟飞来。

鸟都喜欢的佳果，人当然也不会不喜欢，古诗文里常见友朋间以林檎相赠的事。有人送林檎给刘孝威，刘孝威是南北朝时的文人，文人回敬以文，赞美林檎“上灵所贵，下土希逢”，说林檎乃是天上人间的稀罕物。有人送林檎给梅尧臣，诗人的回报是诗：“右军好佳果，墨帖求林檎。”右军是王羲之，经梅诗人一说，才想起书圣也是爱林檎的——书圣有《来禽贴》传世。《来禽贴》本是一封信，是信中向朋友讨要果树种子，其中就有来禽，也就是林檎。梅尧臣接着写自己：“不愁炎暑剧，幸同玉浆斟。”有了林檎，就不怕炎暑了。

林檎怎么解暑呢？南北朝的贾

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里有“林檎麩”，把林檎果晒干，磨成粉，舀一勺放入水里，即成“美浆”，宋人叫做林檎熟水，元人叫做林檎渴水，梅尧臣称之为“玉浆”，今人叫做饮料，或者冷饮。

说了半天，林檎是什么呢？清人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说得明白：林檎，即沙果。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：外国诗人的爱情树和爱情果原来就是我家乡的沙果！小时候，家乡的街上，常有人来贩卖的沙果！确实长得像迷你苹果，只有山楂果那么大。乡下人不仅爱吃，也爱沙果的香味：柜子上摆一盘或者一碗沙果，满屋都是香味。

沙果好吃，好闻，也好看。明人张谦德的《瓶花谱》和袁中郎的《瓶史》中都有林檎。瓶中插一枝林檎，绿叶红果，不仅好看，还会留一室清香。

果尔蒙也爱这味道吧，他对西莱娜说：“你将有林檎的香味。”